

末代皇帝傳奇(四)

多情皇后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皇上騎車皇后認罰

自此之後，皇后婉容除了每日必到太妃宮中請安，便是讀書習畫，绣花彈琴。更多的時間還是與這位青年遜帝、自己的新婚丈夫，談今論古，盡享宮廷之樂。這天，兩人在婉容的儲秀宮宮過膳後，吃着水果聊天。

「皇上賞了我那麼多的寶貝，可有一樣您不會想到。」婉容咬了一口拿在手裏的蘋果說。

「你最喜歡什麼，說出來，只要這世間有的，我都會想辦法弄來給你，只怕是我不知道你要什麼，就沒法子了。」溥儀認真地說。

「我們達斡爾族人向來好騎射，皇上是知道的，我在家時也常騎馬遊樂，宮中規矩甚嚴，不知皇上可肯賜一坐騎，允許我御園中行走。」

「你何不早說，我也早想變個樣兒玩玩。明日選一匹好馬，綉鞍一副，供你使用。挑個好日子，朕還要與你比騎術。」溥儀興致勃勃地站起身，好像馬上就要騎馬出遊一般。

婉容知道皇帝從小體弱多病，騎術平常一般，自信會比皇上的騎術高些，抿嘴笑道：「謝皇

上賜寶馬玉鞍，要說是比騎術我們可不敢，陪皇上遛遛倒還可以。」

溥儀見婉容典雅含笑心中更是喜悅，突然眼睛一亮，像發現了什麼奇蹟一樣問婉容：「你喜歡騎馬，也一定會騎自行車啦？」

「騎不好，還要皇上教教我。」

「今天，不！現在我們就去御花園中比賽騎車，怎麼樣？」已經成婚的皇帝還像個孩子一樣的貪玩。

「輸了得認罰。」婉容補充說。

「當然。」溥儀隨即命太監推過兩輛自行車。宮女、太監伺候兩人換了衣服，出坤寧宮騎上自行車往御花園去了。

溥儀自從將這洋玩意兒弄進宮來，常要騎它閒逛，爲了騎自行車方便，還命人將祖宗襲用了幾百年都沒覺着不適的門檻兒鋸掉了許多。今天，一來溥儀心情愉快，二來年輕人的好勝心理，促使他非要與皇后比試騎車技術不可。騎在車上，他非常高興，還不時回顧騎車跟在後邊的婉容。

溥儀越騎越快，一會兒就來到御花園中的小

路上。覺得在小路上騎車還不過癮，又將車子騎到路邊成行的大樹間隔空隙中去，繞着樹幹走S形路線。

婉容被遠遠拋在後面，她緊緊沿着皇上騎車的路線往上趕，不一會兒就已累得氣喘吁吁了。當她跟着溥儀繞過兩棵樹後，手中的車把已不能隨心所欲，險些將前輪撞在樹上，她忙利住車，將一隻手扶在樹上，一隻腳落在地上，仍然沒有下車，停在那裏喘息，過了一會兒溥儀騎車又繞了回來。

「怎麼樣，騎自行車跟騎馬不一樣吧？」溥儀以勝利者的姿態問。

「人家承認輸了還不成嗎？」婉容說。

「不但要認輸，還要認罰。」

婉容點頭：「好，好，我認罰。」

這時遠遠跑來兩個太監，遞上汗巾，並接過他們手中的自行車。推着車子跟在皇上皇后的身後，往回走去。

縱有不快也該忍耐

話說淑妃文綉雖較皇后婉容早一天進宮，遭

中外雜誌

到婉容的妒忌和猜疑，可是她並沒有能够有幸天顏。皇后婉容那高傲的性情，俊美不凡的儀表只能使她敬而遠之。何況常有皇上和她在一起，淑妃更不敢，也不可能靠前，雖說每日好吃好喝，有宮女、太監陪伴，可是時間長了，青春少女未免覺得心中空虛，缺少點什麼。這天淑妃待得無聊，便叫宮女拿了棋子棋盤來到御花園假山上的亭子間。「屋裏氣悶得很，你陪我在這兒下棋吧！」淑妃對宮女說。

宮女忙將棋子棋盤擺在亭子間的小桌上。兩人你來我往地下起棋來。

淑妃拿起棋子的手還沒放下，便聽見有笑語聲，下意識地往山下瞟了一眼。因為坐在這亭子間中，正巧可以看見御林小路及遠處的花池。只見走在小路上說笑的正是皇上和皇后，太監推着自行車隨在後邊。淑妃剛轉過來的臉不由自主地又扭了過去，羨慕地看着他們。

突然婉容停住脚步，展開雙臂擋住不讓皇上前走，遠遠跟着的太監們也停步不敢向前。原來一對大花蝴蝶在他們面前翩翩起舞，互相追逐。「皇上您看，它們多美呀，別驚動了它們。」

「我們不也跟它們一樣的好嗎！」溥儀知道這是婉容借物抒情，故而逗趣地說。

「嗯，誰說我們了，人家說的是它們。」她伸出白白的嫩手，指着飛舞的蝴蝶。

溥儀忙將手抓過來，「還是說我們自己吧！——兩人挨得更近，邊走邊聊，看着蝴蝶時起時落。

文綉看着假山下皇后歡快的樣子，還不懂得

什麼是愛情的她，也很自然的產生了一種又羨慕又妒忌的感情，她不敢深想，竟忘了下棋。

「該您的了，」宮女見淑妃拿着棋子並不放下催促說。見淑妃毫無反應，便順着淑妃的目光向假山下看去。她明白了，原來淑妃看見皇上和皇后親昵多情，想起自己獨處宮中的寂寞生活，不免有些痴呆。比淑妃還大兩歲，又很會體諒人的宮女爲了讓她眼不見心不煩，故意將棋子重重地摔在棋盤上。「啪」的一聲，淑妃嚇了一跳。急忙掩飾自己：「該我的了，」將手中的棋子隨便走了一步。

「甯下了，我看您都走亂了。」這一語雙關的話，也可說是棋走亂了，也可說是娘娘方寸亂了。文綉進宮並無親人，與此宮女相處甚睦，常常說些體己話，自知心裏有事瞞不住她，隨便宮女怎麼說，她也不去爭辯，只是含笑說道：「什麼都明白，死了頭。」

「我當然明白，您進宮都一年多了，皇上都沒到過重華宮，一個勁地往儲秀宮跑，哄着皇后高興，可對您也太那個啦。」淑妃的心腹宮女氣不公平地說。

這時溥儀與婉容正優閒地散步在同宮的小路上。婉容觀賞着舉目可見的老樹、鮮花，蹦蹦的籠中鳥，游動的缸中魚，半天沒有說一句話。溥儀覺得不聊天很寂寞，左顧右盼地尋找着話題，突然問皇后：「你進宮一年多來，可有什麼不痛快嗎？」

這突如其來的發問使婉容來不及思考。「皇恩聖愛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縱有不痛快的地方

也該忍耐才是。」

「這麼說來，你真的有什麼不痛快嗎？」溥儀聽婉容說有不痛快也該忍耐，便十分認真地拉她坐在花叢包圍的涼亭裏急著問：「快說說你有什么不痛快？」

婉容見溥儀既認真，又焦急的樣子，反倒覺得好笑，眨巴着眼想了片刻說：「其實皇上的不痛快就是我的不痛快。」

「怎麼見得？」

「皇上您想，一年多來我們幾乎沒有分開過，可玩的見的總局限在這紫禁城中，紫禁城外的景色是什麼樣兒，我想皇上是一無所知，您就不覺得悶得慌嗎？堂堂的萬歲爺還不如我們閨閣女，入宮前還有機會到老佛爺當年居住的頤和園逛逛，到洋人開的影劇院瞧瞧電影什麼的。難道皇上就不覺得這紫禁城把我們圍得太緊了嗎？」

紫禁城外另有天地

「紫禁城啊紫禁城，真讓妳說着了。」溥儀站起身向前走了幾步，用手指着周圍的花草樹木，高聲地說：「這御花園的一花一鳥，一亭一樹，閉上眼睛我都能摸到它們在哪裏，十八年了，我早就玩膩了，待煩了，可又有誰能理解我，放我出去呢？是王爺是太妃，還是大總統？不能，他們都不能。」溥儀越說越激動，他被囚禁在這紫禁城高高的院牆內，仍然過着封建社會的「朝廷」生活，而紫禁城外被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衝擊過的中國社會已是另外一種天地了。作爲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青年皇帝，他怎麼能不感到氣悶

。今天總算遇着知己的皇后，把話說到了自己的心裏，他又怎能不激動呢！他一步竄到婉容面前，雙手抓住她的臂膀，把她從座位上扶起來，盯住她那雙含羞的明眸：「今天我才算真正有了知己者，看來我該早些接你進宮來。」

「我還捨不得離開家呢！」婉容見溥儀這樣激動地把自己作爲知己，非常高興，調皮地與皇帝打趣。

「現在該捨不得離開我了吧？」溥儀還敬她一句。

「皇上真壞。」婉容說完覺得失言，忙改口說：「不，皇上真是的。」

溥儀光顧高興，倒沒在意婉容說話是否有失自己的尊嚴。仍然想着剛才的話題說：「往後我們兩個一心一意，有事多商量，你在宮外見過的比我多，還得幫我想個法子，出去散散心。」

「皇上要出紫禁城倒也不難，我有個法子不知皇上肯不肯？」

溥儀着急地說：「只要能出去玩玩，有什麼不肯的，快說出來我聽聽。」

婉容抿嘴，睜大了的眼睛越發顯得明亮，問溥儀：「近日王府可有人進宮？」

「前天王府捎信來說，老福晉病了，不打緊的，想是今日已經好了。」

「着哇，皇上正好該派人去傳旨探問老福晉病情，還可以偷偷傳話給老福晉，讓她老人家小病大養，裝得厲害些，到時候我們就說是去王府看望老福晉，還怕王爺和太妃不允嗎？再說誰不知道，皇上進宮之前是老福晉撫養您三年，如今

她老人家病了，皇上要看看也是盡皇上的一片孝心，誰若說不成，豈不太不盡人情了。」

「此計甚好！」溥儀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

「這樣我們可以藉故離開紫禁城，去頤和園、香山、八達嶺看看祖宗留下的江山。」

「看您高興的，還不知成不成呢！」兩人這麼說着話，看看出來的時候不早了，趕緊返回宮去。

婉容略施小計，太監便領了聖旨去醇王府看望老福晉。這位老福晉就是皇上的祖母，溥儀讓太監偷偷帶話給老福晉說，他要來看望老人家，怕王爺、太妃不准皇上出紫禁城，讓福晉再裝幾天病，皇上很快就來王府，接老福晉同遊頤和園。老太太聽說皇孫要回來看她，樂得嘴都閉不上了。爲了皇上能早點來王府相見，老太太耐着性子，在床上裝起病來，並嚷着要見孫子——自己帶到三歲，被慈禧太后要進宮去做了皇帝的溥儀。

太妃和王爺，實在拗不過皇上和老福晉，也只好依了他們。

我的心肝莫顧家禮

溥儀名義是抵王府探望老福晉的病體，實則是帶着后妃、御妹等人遊山玩水。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只見十幾輛汽車，在官兵護衛下，出了神武門直奔什刹海醇王府。前邊一輛汽車引路，溥儀與婉容同乘第二輛車，淑妃文綉、溥儀的妹妹等人，依次乘車同行。一路行駛，溥儀還不時地偷

偷掀起窗簾，貪婪地望着路上的行人和景物，他感到這一切都是那麼新鮮，彷彿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當溥儀帶領婉容、文綉及二妹韞和下車跨入王府，進了老福晉的暖閣，探視病體時，老福晉忽地坐起，並命人扶她下床，欣喜得她熱淚盈眶。祖孫兩人一別就是十五年，難得一見，她多麼想摟著自己最疼愛的、日思夜想的孫子好好看看啊！怎奈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束縛，無論

老人家心中怎樣地激動與痛苦，君臣之禮絕不可違。只見她顫抖着伸出布滿皺紋的雙手，睜着淚眼看着站在面前的溥儀，她不敢再向前走一步，「臣不可近君顏」，宮女已將椅子搬來，放在她的身後，她亦不敢坐，還是待溥儀坐下後她才在

宮女的攙扶下慢慢地坐在椅子上。接過宮女遞上來的手帕，擦掉流出來的淚水，抬頭看見施禮的皇后婉容和跪在地上的淑妃文綉及二格格，忙說：「起來，起來，我的心肝，今兒都不用顧家禮，讓我心裏也高興高興。」用手指點着讓她們都坐下。今天由於皇后和淑妃在場，王爺和男眷等人都沒有出面，所以總算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閒聊家常的機會。

來北府探望老福晉雖說也是溥儀的本意，而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出遊頤和園。於是，在北府待了不到一個時辰，汽車便駛在通往頤和園的大道上。

婉容未進宮之前雖然有機會到園中遊玩，可是今天不比從前，不再是由侍女陪同的富家小姐，而是隨皇上出遊的全國獨一無二的皇后，特別

是當地與皇上泛舟昆明湖上，穿遊十七孔橋遠眺佛香閣時，一種得意欣喜之情油然而生。婉容見遠處荷花盛開，命人將船駛向荷花處，順手採下一朵拿在手中，時而以花瓣輕敷臉頰時而以鼻嗅其散發着的馥郁清香。

淑妃文綉與溥儀十分器重的二妹韞和乘坐的小船緊隨帝后的船尾，在昆明湖中盡情遊蕩，不知不覺已過了飯時，這時韞和餓得難於忍受地嚷道：「萬歲爺，該用膳了吧？」轉而又對婉容：「皇后什麼時候教我們用西餐呢？」

婉容和溥儀經二妹這一提醒才感到自己的肚子也咕嚕咕嚕地叫了。「該上岸了，那邊老福晉他們該等急了。」婉容對溥儀說。

原來老福晉因為體力不佳，來到園中就不會遊玩，由太監、宮女侍候着一直坐在亭中觀賞着景色，她見時候不早，正要打發太監去叫皇上、娘娘來亭中用膳，溥儀等人遊興未盡地來到亭中。

宮中西餐大開洋葷

溥儀神采奕奕地對亭中的人說：「今日朕甚悅，自我記事以來第一次出紫禁城，來遊頤和園，大家無須拘泥君臣之禮，只管盡興。」說完叫太監，「食品侍候。」

太監、宮女等人忙將宮中帶來的食盒打開，把食品、器具擺在桌上。

「今日得以出遊乃皇后之功，皇后最喜用『洋飯』，故而朕特備西餐賞賜大家同用。」說罷拿起刀叉。

老福晉看着桌上擺着的亮亮的刀叉用手指着說：「祖宗可沒用過這玩意兒吃飯。」

婉容含笑勸道：「老福晉，如今老祖宗沒用過的東西多着呢，我們要是不學着用，往後豈不成了呆子！」

「這『洋飯』的吃法還是皇后最明白」，溥儀給大家介紹，而後又對婉容說：「還是你先來。」

「既然今天皇上哥哥開恩賞賜西餐，娘娘嫂子就教教我們大家，怎麼個吃法吧！」韞和因為自己是御妹，又最得溥儀寵愛，所以不像其他人那樣拘謹，說話也比較隨便。她見大家拿着刀叉，不會使用，仍不去吃，就說：「大家還愣着幹嘛，」轉而又對婉容說：「皇嫂快教教我們怎麼用這玩意兒，瞧，我都快餓出口水來了。」

「頂屬二格格沒出息。」老福晉用手指輕輕戳了一下她的前額。這也算是對她的特別疼愛吧。

婉容在二格格的催促下，起身為大家詳解使用刀叉的方法。一桌人在嘻笑聲中免去了君臣之禮，同桌吃着西餐。旁邊還有十來個伺候的太監和宮女。

這一羣人的穿着不凡，氣派又大，加上一個個都是細皮嫩肉。特別是女眷們漂亮的姿容和高傲的氣度，一看便知並非一般人家。因而吸引着不少的遊人圍觀議論。有人說這是前清遺臣的家眷，也有人說是貝勒王府出來賞景。溥儀今天打算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命隨行人員將帶有皇家身份標誌的裝束一律免去。因此，遊人們只猜想他

們可能是貝勒或王府的家眷，唯獨沒人能猜到他們之中竟有當今的遜位皇帝和皇后。

玩了一天的皇帝溥儀，着實覺得累了，到了晚上也顧不上和皇后說會兒閑話就回養心殿寢宮去了。

帝王棄我污泥不染

自幼深居宮中的溥儀，由於得不到真正的母愛，從小體弱多病，雖說凡事極有興致，但往往是力不從心，就連自己一往情深的皇后，他也常常是同遊暢談，而不能夜伴宮中。今夜又丟下婉容一人獨宿儲秀宮。正在青春妙齡的皇后不但需要富有豪華的物質生活，更需要豐富充實的精神生活。見皇上拋己而去，不免有些寂寞，猜忌淑妃居住的重華宮是否有皇帝的身影？她胡思亂想，輾轉反側睡不着，索性起身穿衣下地，看見花瓶中插着自己白天在昆明湖採回的荷花，依然絢麗挺拔，便拿出一枝握在手中，漫步出屋，立於庭院之中。

宮女忙隨後拿了一件披肩搭在婉容背上，「時候不早了，小心夜裏着了涼。」

「皇上不會着涼吧？」婉容若有所思地說。

「不會吧，萬歲爺這會兒大概是回寢宮睡下了。」宮女故意把「回寢宮」三個字說得非常清楚，欲勸皇后回屋休息，這一說不要緊，使皇后心情更加憂鬱。

「回寢宮去了，」婉容邊說邊走，忽而想起什麼，回頭對宮女說：「把琴拿來。」

宮女自屋內取出古琴，跟在婉容身後，來到

一荷花池邊。婉容憂傷地坐在大樹下的石凳上。「別着了涼。」宮女忙將搭在臂上的斗篷給皇后舖在石凳上，待婉容坐好後又把琴放在婉容面前的石桌上。

婉容凝視着池中的荷花，花葉上撒滿了露珠，在月光的照映下閃閃發光，在這迷濛的夜色中，婉容輕彈手指，撥動着琴弦，奏出哀婉之聲，和着琴曲啓齒輕聲唱道：

碧波湖中，清氣芬芳，

亭亭玉立，迎風志剛。

愛蓮仁人，帝王何以棄我清清！

莫若污泥不染兮？！

輕婉的歌聲遠遠傳到了淑妃的重華宮中。淑妃文綉也不會睡下，正將宮燈點明，伏案作畫：林中百鳥齊飛，只有一隻孤雁難鳴，正巧與遠處傳來的琴音、歌聲寓意相通。淑妃放下畫筆仔細傾聽，出門順着歌聲走來。

「您要去哪兒？」宮女緊跟身後問道。

淑妃也不理睬，逕直走到一片花叢附近，當聽清楚是皇后的聲音，文綉便不往前走，撥開花枝向歌聲之處望去，看見不遠處荷花池邊皇后靜坐，以手撫琴，宮女立於樹下。夜影，湖水，彎月，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然而寂靜中却給人一種孤獨、淒涼之感。文綉受了感動，無疑明日這將是她筆下的一幅作品了。

溥儀出遊頤和園心曠神怡，可是他並不滿足，又想着要去香山一遊。這回幾位太妃都不答應，聯合起來與他作對，連得意皇后的端康太妃也不滿意了。她把婉容叫到永和宮，嚴厲地訓斥一

番，責怪她引逗皇上跑出紫禁城，不守宮規。婉容受了委屈，又不能爭辯，只得忍氣吞聲。

溥儀自知心餘力絀，鬥不過太妃們，只好暫時忍耐。一天，在書房與自己洋學英籍老師莊士敦閒談，提起心中的煩悶，這位白皮膚，藍眼睛的英格蘭老頭，不但支持他走出紫禁城，而且還執意勸他出洋留學，借助外力復興大清。恢復祖業是溥儀多年的夙願，可眼下出洋留學可不是件簡單的事，聽了莊先生的勸告，溥儀心神不定沒有主意，最後，還是來找皇后婉容商量。

遜位頤養出洋圖強

溥儀吃過早飯，獨自一人來到儲秀宮，婉容正聚精會神地削着果皮，聽說皇上駕到，還未來得及出迎，溥儀已大步流星似地跨進門來，婉容忙施禮道：「幾天不見皇上可好？」

「皇后好嗎？」宮女伺候皇上坐到皇后對面。婉容繼續削着蘋果，二人相對無言，婉容將削好的蘋果遞與溥儀，溥儀見婉容低頭不語，猜想她心裏又有不痛快的事。因此，他盯住婉容並不去接遞過來的蘋果，「怎麼，有什麼不高興嗎？」

「幾天不見皇上來，心裏……」

「心裏又在胡思亂想，對嗎？」溥儀說。

「皇上去頤和園，太妃們都怪我，怕是皇上也不敢理我啦！」

「隨便太妃怎麼說，要是沒有你出的好主意，大概我至今也出不了紫禁城，我還要感謝妳呢！」溥儀說着拉起婉容的手，「幾天不見想我了，是嗎？」

婉容見溥儀對自己一往情深，欣喜地點點頭。「好啦，我這不是來看妳了嘛，並且有事要和妳商量。」

「那就快說吧。」

溥儀回頭看看站在門邊的宮女說：「這兒不用伺候了。」

宮女們便乖乖退下。

婉容見狀，知道皇上一定有秘事相商，忙起身將門關好。

溥儀見屋裏只剩下他們兩人，輕鬆地噓了一口氣，展開雙臂甩了兩下說：「這回我不但要去紫禁城，還要走出北京城呢！」

「皇上您說什麼？」婉容不解地問。

「要想走出北京城，首先得想法子逃出紫禁城。」婉容提醒皇上。

溥儀聽婉容一說，冷靜下來，思考了一會兒。

「有人勸我出洋留學，我倒要聽聽妳的主意。」

婉容一聽溥儀說出這麼一句事關重大的話，霍地雙腿一屈，跪在溥儀膝前說：「既然皇上問婉容如何打算，說出來怕有欺君之罪，所以不能不跪地賠罪。」

「妳這是何苦。」溥儀忙雙手將婉容扶起。

婉容起身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來回走了兩步說道：「我婉容雖是女流之輩，絕不是只知後宮爭勢之人。我敬重皇上，愛皇上，也願皇上真心愛婉容。可是婉容整日心裏想的不是這些，而是大清二百餘載，赫赫於民，如今大清皇帝竟被囚禁在這紫禁城中，君無君威，臣無臣膽，這

種日子何時才能出頭，日後又有何臉面去見祖宗在天之靈？」

「如今大勢所趨，遜位頤養，不是妳我所能改變的，現在到底該怎麼辦呢？」溥儀愁苦不定的說。

「出洋留學，圖謀強國之路。」婉容語氣非常堅定，她緊閉雙唇思考了片刻又說：「皇上如果決定要出洋，具體的辦法還得和莊士敦師傅好好商量。另外御弟溥杰和皇上一向要好，他若能幫助皇上裏應外合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溥儀高興地一拍大腿：「對呀，我怎麼沒有想到溥杰呢，他住醇王府，知道外邊的消息，心境比我開闊的多，又常常進宮出入內廷，可以幫我的大忙啊！」他興奮地來回踱步，不停地搓着雙手。

「怎奈我周圍的耳目太多，要想逃出這紫禁城談何容易，出洋就更難了。」

「這些王公大臣就是讓皇上囚在這兒，說是保着皇上，還不如說是保着優待條件，為他們自己混日子。皇上若能逃出紫禁城，先住進外國租界，得要莊士敦師傅幫忙出走；王公大臣那裏，要溥杰去活動；眼下的耳目，我來對付，多給他們些錢，封住他們的嘴……」於是，溥儀在婉容的幫助策劃下，決意瞞過王公大臣，出洋留學。一來可以學習新知識，或許能在外國輿論的幫助下，將來重登寶座，爭取做個堂堂正正的皇上，總比像現在這樣，有名無實的遜位帝王強得多。

脫下龍袍穿上臣服

溥儀與溥杰的生母曾為復興清室付出過代價，也會教導溥杰要好好幫助當皇帝的哥哥恢復大清祖業。溥杰聽說哥哥要出洋留學，不甘心死囚在紫禁城中靠「民國優待」過日子。以待將來圖謀大業，當然樂於全力相助。

這天，一切都按計劃準備就緒，溥儀正坐立不安地在養心殿中來回踱步，兜裡的懷錶也不知掏出來看過多少次了。

婉容手裏拿着一件臣服從暖閣內走出來，輕聲道：「時候不早了，皇上快換上吧。」

溥儀順從地脫下龍袍，婉容伺候着穿上臣服。溥杰按約定的時間從外面進來，並對哥哥說：「皇上一定要穩住神兒，出去的時候誰問話也別言語，凡事有我回話，免得讓人認出來。」此時溥杰準備好的汽車已停在神武門外，只等皇上一坐進去，就開向外國公使館，到了外國人的領地，王公們也就毫無辦法了。

婉容也已將各宮門看守打點好，用錢封住了他們的嘴，即使認出皇上深夜出宮，也絕不會說出去，她見一切都已準備好，便催促道：「時間已到，皇上該走了」，又心酸地囑咐說：「皇上到了外邊，周圍盡是藍眼睛，紅頭髮的洋人，生活總有些不習慣，為了大清的江山自己可要多珍重。日後要是有機會，皇上一定要派人來接我。」說着流出了眼淚。

溥儀忙為她擦去臉上的淚水，撫摸着她的臉頰：「這些日子，妳瘦多了，我走之後，王公們肯定會來鬧事，妳又要受苦了。」

「都到這會兒了，還說這些幹什麼？」婉容

說完難過地轉過身去抹眼淚。

「皇上，該起駕了！」溥杰催促道。

溥儀看着婉容顫抖的雙肩不忍離去，可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他咬咬牙，一跺腳跨出宮門。婉容看着溥儀的背影哭喊道：「皇上早晚要穿衣裳，別忘了——別忘了我們哪！」隨即雙膝跪地，目送溥儀出殿，痛哭起來。

皇宮監牢難以脫逃

突然，外邊傳來的吵嚷聲，壓過了婉容的哭泣聲，婉容起身還沒有站穩，見溥儀從外邊慌慌張張地又跑了回來：「快！」

「出了什麼事？」婉容望着溥儀蒼白的臉問。

「走不成了，王爺有令，各宮門都加了崗，任何人不准出入。」溥儀喘息着說。

原來有人走露了風聲，說皇上晚上要出逃，消息傳到了太妃、王爺耳朶裏，所以王爺急令封住宮門。這下，溥儀無論如何也逃不出去了。

太監膽顫心驚地提着燈籠在前邊帶路，王爺載禮（就是皇上溥儀與溥杰的生父）跟在後面，跌跌撞撞地進了養心殿。

溥儀知道事已暴露，見了父親反倒比先前鎮靜了許多，他一言不發地坐在御椅上，毫無膽怯之態。

「皇上，皇上要走走？使不得！使不得！」載禮越着急，口吃隨之越厉害，冲着站在一邊的溥杰：「你幹的好事，回府再跟你算帳。」轉而又對兒媳婉容說：「妳，妳怎麼也……不守婦